



采访一个人，便是阅知一种人生，了解一种活法，从而去镜照自己，关照社会。在近30年的新闻记者职业生涯中，采访过的人无数，但最令我敬重、钦佩的人就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一路走来的战地记者方正。从2005年开始，我对他跟进采访了20年，老人家身上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谦和、朴素的品质，带给我的那份长久的感动，总会激励我充满向真、向善、向上的力量，并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我的记录，就是要让老人的英勇传奇故事能够为后人所铭记，而不至湮没在岁月烟云之中。

铭记历史，不忘来路，方能行远。谨以此文追记我所认识的方正老人。

——采访手记

马背写烽火 墨痕铸风骨

他是《泰山时报》“最后一支笔”

102岁战地记者方正逝世

□记者 柳萍 文/图

九死一生的战地记者生涯

“

2025年2月13日16时50分，《泰山时报》战地记者方正于济南逝世，享年102岁。那天下午，当我从方正大女儿方平口中得知这一消息时，心头猛然一紧，泪水默默奔涌而出。

采访他老人家的情景历历在目，那平和亲切的声音如在耳畔，恍如昨日。然而，不得不相信，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真的离开了！

这一天，雪落泰山，云路千盘，松涛沉默。

《泰山时报》是中共泰安市委机关报《泰安日报》的前身，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境内唯一一份由地委出版创办的党报。该报1939年10月创刊，1944年9月终刊，在因敌人的分割包围封锁《大众日报》无法送达的日子里，担当着传递党中央声音、激励斗志的重任，被泰山地区干部群众视若珍宝，在那段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方正正是《泰山时报》从抗日战争时期创办至终结全过程的亲历者、参与者，也是这份革命鲜血染红的报纸最后一位见证者，堪称是《泰山时报》的“最后一支笔”。

墨痕犹在，斯人已去。“这支笔”穿越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，写下过一篇篇生动滚烫的战地报道。如今，一块原样大小复制的《泰山时报》模版陈列在泰安日报社社史馆内最醒目的位置，同时陈列的还有老人在百岁那年（2022年）专门为《泰安日报》题写的寄语：“祝《泰安日报》越办越好！”

他那一枚枚闪光的军功章和用过的毛笔、钢笔，看过的书，写过的笔记，用手摩挲过无数遍的战友们们的照片，朴实无华的家陈摆设，无不默默讲述着这位老人当年策马扬鞭、手持纸笔进行战地报道的峥嵘岁月。

”

1939年10月10日，中共泰山地委创办了机关报《泰山时报》，此时，方正也在徂徕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在泰北参加抗日工作。不久，方正进入《泰山时报》，成为当时唯一的记者。抗战时期的记者经常需要深入战区采访，记录第一手资料，这就要求记者既要有勇气，又要有临危不惧的智慧，尤其需要随机应变的本领，否则，随时可能丢掉性命。方正数次凭着灵活机智的应变能力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据方正回忆，有一次，他在采访期间迎面碰到日军小分队，按照惯例要被搜身，他心下一惊：坏了！来不及更多思考，他急中生智，将采访笔记裹藏进上衣，边向上卷脱衣服，边向旁边的小河走去，随后，将衣服扔在了草堆里，“扑通”一声跳进了河中假装洗澡，成功躲过了日军的盘查和怀疑。

还有一次，同样是在路上遭遇敌人盘问和正面交锋，方正利用学过的几句简单日语，沉着冷静地与他们对话，向他们打招呼问好，日军大悦，笑着挥手放行。由于当时的报纸属于革命刊物，若让日军发现肯定会被砍头。方正心思缜密、头脑灵活，长期生活在敌人据点周围，多次直面日本兵全身而退。正因为如此，方正说自己是个“被命运格外眷顾的幸运儿”。

而他的很多战友就没这么幸运了，最让他永生难忘的是1942年10月17日的（莱芜）吉山战斗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方损失惨重，日军对躲避在山下河边的我方工作人员展开了血腥屠杀，主要瞄准了《泰山时报》编辑成员和部分印刷工人。“办报的人根本没有武器，可是敌人先是用机枪扫射，然后把已经倒下的人堆成一堆，盖上高粱秸放火焚烧。”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方正心痛得用拳头捶打脑袋，不忍回忆。“那次我是真正亲眼见识到了什么叫血流成河！”《泰山时报》是一份革命者用鲜血染红的报纸！“当我采访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他好久没有说话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他闭着眼睛，已热泪长流、泣不成声。

敌人退下山后，他们回去掩埋被害同志的遗体，方正正在吉山河一侧看到了自己的墓碑。有人掩埋了17岁警卫员孟华的尸体，因为他们两人年龄相仿、身材相似，再加上被火烧过，被人误认成自己而立起了“方正之墓”。就这样，方正站在自己的墓碑前，缅怀逝去的战友。

方正最常提起的一位战友是刘俊林。刘俊林为了保护战地医院，并解救被敌人围困的同志，把敌人引上了茶业口镇（现由济南市莱芜区管辖）火龙台。弹药用尽之后，刘俊林将枪摔断，毅然跳下高高的悬崖。穷凶极恶的敌人生怕刘俊林没有摔死，从北山转到山崖下，朝刘俊林的身上又捅了29刀。当方正闻讯赶到现场时，见到战友惨状，悲痛欲绝。然而，大悲无声，他竟一声也哭不出来，整整3天，他就像突然失声的哑巴一样，用自己的方式在内心缅怀着昔日朝夕相处的好朋友、好战友。

在将刘俊林的壮举电传给新华社后，方正好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，久久难以平复，只有挥泪以诗悼念，将诗稿发在《泰山时报》上。

当年刘俊林陪同方正一起在街市上买的绿色小茶缸依然在，已经陪伴他度过了80多年的光阴。方正把小茶缸视若珍宝，放在家中写字台的醒目处，每天都能一眼看到。



方正老人在翻阅《泰安日报》。

『战地伉俪相见不相识』

采访方正，他每当忆起自己与夫人王庆芬的烽火爱情传奇时，脸上都会露出微笑。两人的故事在那充满残酷斗争的年代，为那段艰难岁月增添了一抹温暖、浪漫的亮色。

1939年春，时年15岁的方正从老家兖州到徂徕山参加革命。不久，他奉父母之命回家成亲，两人当时年龄都不大，在炕沿上傻坐了一夜，新娘的红盖头也没取下来，彼此都没有看清对方的样貌。第二天，方正便启程赶往部队。不久，妻子也追寻他的足迹参加了革命，只可惜，那时方正已跟随《泰山时报》编辑部和泰山地委从泰北辗转到了莱北地区。没有找到丈夫，王庆芬便索性在泰北做妇救会工作，并成长为妇救会会长。她发动群众做军鞋，站岗放哨，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反“扫荡”，被大家誉为抗战“花木兰”。

1942年10月18日，也就是吉山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，方正正在食堂排队领取饭菜时，发现自己前面有一位同志面生，就上去询问，对方面容悲戚地说：“俺从泰北来，找丈夫，但他可能已经在吉山战斗中牺牲了。”方正一听口音是兖州人，声音也耳熟，急忙问：“你丈夫叫啥？”“方正。”“我就是方正啊！”她抬起头仔细打量着眼前人，惊喜万分：“你真是方正，你还活着！我可找到你了！”就这样，一对革命夫妻戏剧性重逢，让两颗志同道合的心贴得更加紧密。

夫妻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对方何处来。一时间，两人的故事被战友们传为佳话。

他自称『泰山之子』

2022年，这位百岁的红色报人在生日宴上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早已被他唱了无数遍的革命歌曲《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曲》，语气铿锵，声音洪亮，饱含激情。

看着，听着，我眼前浮现出年轻时代的战地记者方正正在硝烟炮火中以笔为枪、奋笔疾书的身影，浮现出他在战场上抱着设备转移的场景，不知不觉，热泪盈眶，内心的那份触动，无以言表。

方正的战地记者生涯从泰山起步。他对我说，泰山，是他参加革命的地方，也是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热土，不是故乡胜似故乡。这里有他太多的回忆，有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，有善良的房东，这里是他无数次梦到的地方。

生于兖州，却把泰山当成了故乡，他一直自称“泰山之子”。正因对泰山有着特殊的情结，所以他愿意无数次地“回家”，离休后，他几乎每年都会到泰山脚下疗养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借机会一会自己朝思暮想的几位老战友。

2019年夏天，方正又一次到泰山脚下疗养，雨后初晴，我过去拜访，恰好遇到方老在泰安的3位战友前来，4位九旬老人围聚在一起，谈笑风生忆当年。“我们几位党龄加起来就有200多岁。”方老开玩笑说，他还高兴地把介绍给几位战友：“小柳同志，和我是同行，都是新闻记者。”场面十分热烈，我赶紧将这一难得的画面抓拍下来，留作纪念。

时隔不久，我收到方正老人寄自济南的一封信，里面是一张1979年10月2日《大众日报》4版的复印件，上面有方正老人当年发表在这个版面上的一篇文章《我爱泰山》。文章回顾了他从泰山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，表达了对泰山的深情厚爱。

短评 >>>

接过“这支笔”

□李雪

方正老人离我们而去了，《泰山时报》“最后一支笔”画上了一个句号。方正老人的一生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，他的年轮跨越了一个世纪，他的笔尖书写着峥嵘岁月的烽火，见证着新时代的变迁。作为年轻一代的新闻记者，我们要接过“这支笔”，续写《泰山时报》的精神，以笔正义，以文正气，做一名优秀的新时代记录者和传播者。

接过“这支笔”，我们回到现场。走出被键盘声笼罩的嘈杂，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，讲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践行“四力”，我们才能坚定自身价值。

接过“这支笔”，我们穿透迷雾。在“信息大爆炸”的

挖掘一段完整而准确的历史，需要久久为功的坚持。断断续续20年间，我通过采访方正本人，采访其家人、战友、亲朋，重走他战斗过、采访过、生活过的地方，重温他的革命足迹，无不触动心怀。

在这20年间，我的工作岗位几经辗转调换，但始终没有放下对方老的跟进采访。这是完全没有功利性的采访，在外人看来仿佛在自讨苦吃，但是只有自己知道，我是从内心出发，带着一种责任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，分秒必争地去做这件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尽可能多地挖掘和留存这份宝贵的记忆，不为后人留有遗憾，把《泰山时报》的精神传递下去，让老人的革命故事和乐观主义情怀永远为后人所铭记。

《泰山时报》与《泰安日报》有着深厚的传承渊源，方老一直关心着《泰安日报》的发展，每次拜访他，我都会带上几份《泰安日报》，老人每次都会认真翻阅，询问报纸编发刊印情况，为如今报社发展感到欣慰，并鼓励我要“做一名人民的好记者”。

方老位于济南的家极其朴素，摆设简单到不能再简单，像是回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。时过境迁，这位革命老人从未忘记那段艰难的峥嵘岁月，从未忘记那些曾经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。“我的战友很多年纪轻轻就牺牲了，什么也没有享受到，我有幸活到了和平年代的好时候，很知足很幸运。”

在采访方老的20年间，我在对各种与其相关的文字、图片资料进行搜集、整理的同时，还拍摄了许多老人的讲述视频、音频，以确保重要事件、内容无一遗漏并确保准确。方老及其家人给予了充分支持，一有相关资料就第一时间提供给我。有了这些充实的第一手素材资料，我写成了多篇文章在报纸杂志刊发。

如，2022年在《泰安日报》整版刊发的《百岁战地记者方正与〈泰山时报〉背后的故事》、在《山东文学》杂志刊发的报告文学《方正与〈泰山时报〉》，2014年在《大众日报》文化版刊发的《〈泰山时报〉印刷石板见证抗战岁月》等等，有的被中国新闻网、人民网等央媒转发，还有的被收入相关文本书籍。他的子女在给我的留言中写道：“谢谢你为我们的父亲所做的一切，为父亲、为我们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，做了我们该做却没有做的事。”这时候，我感受到身为记者的自豪，感受到职业带给我的价值和意义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

2024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这天，泰安日报社组织新闻工作者到位于济南市莱芜区卧云铺村的《泰山时报》旧址开展党建活动，我一同前往。静谧的山村，一处石头院落，袅袅炊烟，一切都那么平和安宁。两层石房的墙上挂着一块《泰山时报》旧址“铜牌，抚摸着斑驳的石墙，眼前浮现出当年《泰山时报》的编辑记者方正和战友在艰苦环境中忙碌的场景，仿佛历史并未远去，只是今非昔比，换了日月。

以笔为枪写烽火，墨痕犹染著华章。方老虽然走了，但是他的精神永存，他的文字始终滚烫。他是那么热爱泰山，也许他已化作了泰山的一棵青松、一缕云霞、一弯溪流，日日与泰山的旭日、松涛相伴。

方老之精神风骨，山高水长，与泰山同在。



方正与夫人王庆芬。（图片为翻拍）